

陪年輕人讀報

徐貽聰



記得，在一個駐外使館任館長期間，我曾經連續用三個月時間，每天上午一上班陪同使館各個部門的年輕人讀報，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我的讀報習慣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上初中時開始養成的。那個時候，學校訂有報刊，一大早就會送到傳達室，我每天都去那裏翻閱，逐漸形成習慣，某天不去，會感到那天缺了點什麼，傳達室的老人也會問我你怎麼沒來。每天讀報的習慣一直保持到如今，現在我家裏還有幾種報紙，有的是我自己訂的，有些則是報社感謝我常常給它們奉送稿件或接受它們的採訪而贈送給我的，對於後者，我樂得坐享其成。

說起讀報，我年輕時在駐外使館工作期間，還曾經將之作爲每天的工作任務，負責給使館的領導成員閱讀、介紹駐在國的報紙，因爲那時的主要外交官多數不懂外語，但需要了解駐在國以及世界的動態，多有集體聽取讀報的安排。因此，我需要每天早起，翻看多種報刊，做好每天上班時向館領導報告新聞和報刊評論的準備。應該說，這是一件比較辛苦的差事，但必須完成。不過，由於我有多年早起讀報的習慣，又是要做的工作，還是感到很是愉快，幹得也比較得心應手，還有多方面的收穫和體會。

成爲駐外機構的領導後，我仍然堅持自己天天讀報，每天上班以前就把各種報紙讀完了，注意到了需要知道的情況及相關看法。不僅讀當地的報紙，我也讀國內的和可以訂閱的香港報紙，諸如《人民日報》、《大公報》等，因爲需要了解國內的情況和政策。但我發現，不少年輕的翻譯人員不太知道如何利用報刊，還因爲貪睡經常上班遲

到。經過觀察和思考，我不動聲色地在辦公會上提出，請各個部門的所有年輕幹部，總共八、九個人，上班時開始集體給我解讀駐在國的報紙，每天一小時，節假日和周末除外。雖然規定從上班時開始，但他們知道需要讀前做些準備，因此出現了所有年輕人一大早就分別尋找報紙的景況，上班遲到的情況基本沒有了。

由於我實際上在他們給我讀報之前已經將各類報刊翻看完畢，對各類消息和評論多已心中有數和作出了取捨，開始幾天我只聽未說，由他們自己選擇內容，從中了解他們的觀察力和理解力，偶爾會指名道姓地問問關於某件事情的原委和動因。漸漸地，我感覺到了他們在讀報上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着手針對各自的情況給予一定的引導，告訴他們如何閱讀浩瀚的外國報紙，如何消化評論，如何延伸聯想，在比較中尋得需要的、相對可信的資訊和資料，還會幫助他們熟悉一些外語辭彙、短語、諺語的含義和用法。經過整整三個月後，我看到年輕人對當地報刊的意識情況和理解方式大有好轉，在辦公會總結之後，宣布讀報活動結束。

但是，年輕人的讀報習慣卻自動保持了下來，他們每天依然在上班時間前就尋找、閱讀報紙，直到我離開那個使館時仍一直如是。事隔二十年後，參加當年讀報的人多已進入高級外交官的行列，但還經常會來我這裏回憶那段經歷和各自的收穫、體會，認爲真的受益匪淺。當然，他們每每也會憶起如何掙扎着從床上爬起來去找報紙的「痛苦」，以及如何準備應對我的突然發問，笑談中增多了相互理解和友情。

一段簡單的歷史，一個人生歷程中的小小插曲，但不應該否認，其中還是寓藏有一定的積極含義，或者說「正能量」，把它說出來，讓別人去了解和評價。

軍旅生涯獲益良多

張桂輝



都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可我這個過來人，卻另有一番切身體會——深沉的營盤成長的兵。

受打過仗、立過功、負過傷的父親的影響，打從懂事的時候開始，我就熱切渴望當兵。內地高中畢業半年後，已滿二十一周歲的我，有幸趕上「末班車」，如願穿上心儀已久的軍裝。

十四年的軍旅生涯，對我來說，既長又短，雖苦猶甜，鍛煉不小，獲益匪淺。只是，當兵的前些年，我也曾有過一些困惑和誤解，因爲幾件小事疊加，認定「軍營缺少人情味」。

我是一九七五年的新兵。那時「文革」尚未結束，寺廟沒有開放。我們爲期三個月的新兵訓練，是在江西省九江市能仁寺中完成的。因爲，沒有電話電視，更沒有手機電腦，業餘時間，我們的一項「常規」活動是寫信，新兵生活之單調，可想而知。一天晚上，我和三位同班新兵悄悄溜出能仁寺，在九江街頭東奔西竄，希望眺望廬山燈火。結果，廬山燈火沒看見，卻捱了一頓批評，還得認真寫檢討。「沒學習，沒開會，沒誤事，何必這麼較真。」我嘴上不敢發牢騷，心裏卻在嘀咕着。

我自幼怕蟲子，尤其是吃飯時，只要發現一條小蟲，無論是米蟲，抑或是菜蟲，就鹹口不吃了。遇到這種情況，母親便會到鄰居家替我要點吃的。新兵分配不久，部隊來到某農場駐防。移交時，留給我們的陳米、鹹魚不少，可惜，大都生了蟲。一天吃午飯時，我發現碗裏有條約莫一厘米長的米蟲，頓時火臨大敵，差點要吐出來，於是，寧願餓肚子，也不動筷子。排長知道後，劈頭蓋腦地訓斥：「當兵的人，要學會吃五湖四海之糧，哪有像你這樣嬌氣的？」委屈得我鼻子酸酸的。

當年底，我成爲九江軍分區獨立營一連的文書，四個月後，在連隊黨支部研究發展新黨員大會上，

一向關心我的連長，卻向我開了「炮」：「我同意張桂輝同志加入黨組織。但是，小張有時工作不認真、作風不嚴謹……」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那時連隊的部分彈藥由文書負責保管，交接過程中，我過於粗心，事後清點時，發現五六式半自動步槍子彈數量與資料不吻合。我當即做了詳細彙報與深刻檢討，並接受了連長、指導員的嚴肅批評。不想，事隔數月，連長居然又在大會上把它「抖」了出來，這豈不是在大庭廣衆面前揭我的短處？

這類小事，不提起來，倒也罷了，一提起來，我就傷感——軍官好狠心、軍營太無情！一九七七年七月，我在同年兵中第一批提幹，完成了夢寐以求的身份轉換。離開連隊的頭天晚上，連長特意找我談心：「小張，你入伍時間不長，來日方長，今後無論在什麼崗位上，都要嚴格要求自己。我所以要在你入黨的關鍵時刻，指出你的缺點，就是要讓你記住，對同志對戰友的真心關愛，不是過度的表揚，而是嚴厲的批評……」大受深沉，連長的話，讓我如夢方醒，豁然開朗，並爲自己以往的誤解感到慚愧和自責。

寶劍鋒從磨礪出，沒有嚴格要求，不經嚴格訓練，缺少嚴格磨礪，哪來的「鋒芒」。打那以後，我一直把連長的話珍藏在心上，並常常用以檢查對照自己。從部隊到地方，從基層到機關，嚴明的紀律、嚴謹的作風，成了我的處事風格與力量源泉。

三年前，我這個農家子弟，從地方處級領導崗位上退休了。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我感悟，獲益最大的是軍營，磨煉最深的是軍營，收穫最多的還是軍營。在深沉的軍營裏，充滿着不是兄弟勝似兄弟的情誼，洋溢着看似無情卻深情的大愛。但凡積極上進、虛心好學的士兵，方方面面、多多少少都會得到鍛煉與提高，只是自己一時未必能夠覺察到罷了。

事實上，不要說各級軍官，即便普通士兵，退伍回鄉之後，都可發揮一己之長，這都得益於軍營裏打下的堅實基礎。



最近有國際調查顯示，香港男女，長壽指數已高踞世界榜首。廣州有中醫學者經過長期追蹤研究，認爲港人愛喝老火湯，是長壽的一大因素。

老火湯，滿有內涵，它既滋補，也是家庭成員促進感情的一道橋樑。

想起一個「湯水活命」的故事。關中一帶的農村，日間吃飯沒什麼特別，也叫「吃飯」，晚間吃飯卻叫「喝湯」，那頓飯，是飯、菜、湯俱全的啊。原來，相傳元兵佔據中原時，忽必烈爲了省糧，下令百姓每天只能吃兩餐。由於怕百姓造反，實行每十五戶由一個元兵監視，並把所有鐵器沒收，十五戶共用一把菜刀。百姓白天幹粗活，一天只吃早午兩餐，餓極難當。有個少年晚上偷偷做稀米湯，剛燒了開水，還沒放米，炊煙就驚動了元兵。他被綁去見忽必烈，面臨被斬，大叫冤枉，說只燒水解渴，鍋裏並沒有放米。忽必烈想，百姓以水解渴，既能省糧，又能緩解飢困，也是個辦法，



郝鳴老師是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福建電大求學四年時的班主任，我們畢業的第二年元旦她正好六十歲，全班同學安排了第一次聚會爲恩師賀壽。之後每年的元旦同學們都慣例地組織一次聚會，爲郝鳴老師祝壽，直到二〇〇八年郝老師去世後的第一個元旦，同學們依然聚集在一起，紀念郝老師八十三歲冥誕。同學們一句句發自肺腑的祝詞，祝她健康長壽，那一幕幕至今彷彿就在眼前。

一九八〇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呈現勃勃生機，但百廢待興的各行各業都急需人才，而我們這些號稱「被『文革』耽誤的一代」，在工作中深感知識的貧乏而渴望學習。在這樣的背景下，福建廣播電視大學開辦了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全省各地都設有教學班。當時入學是要考試的，有不少省直機關的考生差幾分沒及格又很想上學，還有不少沒有得到考試消息而錯過了這次難得機遇的，通過各種關係找到了省電大主持工作的樂澄清副校長，希望給個學習的機會。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參加革命的樂副校長，十分理解這些落榜考生或錯過機會者的想法，出於爲國家多培養人才的想法，他在與其他校領導商量後，決定採取特殊政策，允許這類人員以「試讀生」的名義試讀一個學期，如果考試成績達及格就轉正，而有兩門功課不及格就淘汰。

沒想到的是，作出這個決定的樂澄清副校長等領導和支持他們的邏輯學副教授郝鳴，後來被幾個別有用心的人扣上「走後門」、「招後門生」的帽子，還利用關係在《光明日報》上刊發了所謂的「讀者來信」和記者的調查報告。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省裏爲此還派來了工作組進駐省電大，調查在招收「試讀生」過程中的徇私舞弊行爲。樂副校長不愧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老革命，省裏調查組不僅沒有查到他在該問題上有任何違規徇私行爲，而且被他一心爲國家培養人才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所感動。工作組在最後的調查結論中，充分肯定了樂澄清等校領導和老師們的做法，否定了那些子虛烏有的「走後門」反映，並調離了那幾個散播流言蜚語、製造矛盾的人。雖然這些都是後話，但當時這件事差點攪黃了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大批學生的求學夢。

在這一事件中，我們直屬班的班主任郝鳴老師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因爲製造矛盾的人就是拿我們班說事兒的，而郝鳴老師是班主任，而且十分贊同樂副校長爲國家多培養人才的做法。所以，當樂副校長要她擔任這個特殊的中文直屬班班主任時，她二話不說就接受了這個重擔。說這個班特殊，是因為這個班級開學時有三百八十八名學生，是最大的電大教學班，學生們主要來自福建省直機關各部門和福州軍區和各軍種機關的幹部，年齡最大的五十五歲，最小的只有十七歲。說這是個重擔，是因為福建電大率先全國開辦漢語言文學專業（比中央電大早了兩年），學校沒有現成的教材和辦

於是把少年放了。自此之後，關中百姓晚間就趁着燒水時乘機下來做饭，時間久了，便把吃晚飯叫作喝湯。

香港氣候炎熱，溽暑蒸人，影響胃口，食物給吃進肚子裏去，也不容易被吸收。老火湯，是營養精華加水的結合物，於正餐前喝一碗，能打開胃口，又能補充水分，有利消化和吸收。港人煲老火湯，再平常不過。原籍雲南的朋友阿汪，說港式老火湯別有滋味。她丈夫很愛喝她煲的老火湯，借着美味湯水，家中洋溢着萬般溫情，丈夫感激於妻子熬湯，也好奇於爲何湯可以這麼鮮甜，究竟放了什麼食材、哪種調味料滲湯裏去？與妻子之間也就多了話題。經過四十五分鐘至一個半小時左右從大火轉小火所熬出來的一鍋家常老火湯，學問可多，不同季節，不同瓜菜，有不同的營養，對身體有不同的功效。一般的主角：排骨、豬肚、菜乾、粟米、紅蘿蔔、西洋菜……配合一般的配角：瑤柱、冬菇、南北杏、蜜棗……便可以非常美味。「今晚煲什麼湯？」不僅可以作爲家中話題，還可以與遠方親友交換意見，什麼湯

小 可

去濕解毒，什麼湯消暑健脾……天然、健康，沒有化學成分，大家喝得暢快。小以前的老闆，掏腰包給一個在辦公室對面居住的煲湯高手同事，着他每周煲一次老火湯，拿回來給大家喝，讓大家忙裏偷閒，也是團結員工的好方法。

年前阿汪來港時，完全不知道煲老火湯爲何物，如今已經煲到駕輕就熟。她回家鄉煲老火湯給妹妹喝，妹妹喝後對她說：「以前可從未喝過你煲的這麼好喝的湯。」阿汪常看《黃帝內經》，啓發更多，認識到藥膳能調節人體的陰陽平衡。她在雲南時常常服藥，身體虛弱，來港喝老火湯多了，不用再服藥，身體漸漸強壯了。

阿汪說以前她和丈夫每天必煲老火湯，現在年紀漸長，代謝沒年輕時那麼好，喝太多老火湯，嘌呤（Purine）增多，有尿酸甚至痛風的風險，也會增加腎臟負擔，如今是每周煲一至兩次就好了。從老火湯材料到老火湯的副作用，把生活轉化到研究學習上去，老火湯的內涵又再提升一級了！

史 兵



◀同學們為郝鳴老師八十大壽製作的照片《她在叢中笑》，圖中的她被二百多位學生簇擁着

作者供圖

學經驗，也沒有固定的教師隊伍，甚至連固定的教室也沒有。一個年滿五十五歲的女教師，要帶這麼大的班級，要自己請授課老師、自己準備教學材料、還要自己尋找可容納近四百人的大教室，難度可想而知。爲了把我們這個首屆電大中文教學班帶成典範班級，郝鳴老師和副班主任林華老師傾注了全部的心血，郝老師利用自己在教育界幾十年的人脈關係，邀請來當年福建師大中文系擁有「四大鐵嘴」美譽的李聯明、孫紹振、林可夫、李萬鈞教授，還有中文系主任俞元桂教授、紅樓夢研究專家張文潛教授、古漢語教授陳玄榮等同學，以及福州大學、福建省委黨校一大批閩省的名教授、名講師擔任授課和輔導老師，還從《福建日報》、福建省電台、電視台等媒體邀請來老師爲學生批改作業，甚至從中央電大請來主講教師爲我班開講座等等。

四年寒窗之後，我們這些利用業餘時間堅持讀書的莘莘學子畢業時，全班僅剩下二百二十多人，三分之一的同學在這個艱難的求學過程中輟學或被淘汰了。當中央電大組織全國各省電大教學班教師代表來我班觀摩畢業論文答辯時，我班同學整體出色的論文答辯水準令來賓們多次不由自主地鼓掌叫好，福建師大名嘴孫紹振教授感慨地稱：「這是我教學經歷中最優秀的一屆畢業生。」

四年的求學之路異常艱難，因爲我們都是在職學習，所以每周兩天的集中授課常常不能到校。郝鳴老師就安排專人把老師講課錄音下來，並設法借給沒有來聽課的同學，還經常自

費爲調職外地無法到校的學生郵寄課本、輔導教材等。記得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在高炮連擔任副指導員，因帶兵戰備訓練緊張而不能到校聽課，郝鳴老師就在我偶爾一次來校聽課的中午時間幫我輔導，還在電大教師食堂買午餐給我吃，像慈母一樣關心幫助我，令我感動不已，至今記憶猶新。

後來與郝老師接觸多了，對她的身世也有所了解，更覺得郝老師的偉大，覺得郝老師真是位好老師。

郝鳴老師是江蘇淮陰人，與周恩來總理是老鄉，或許是這個緣故，她時時處處以周總理爲榜樣，做一個無私爲國和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她青年時期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學習，與作家高曉聲是同學。她除了關懷我們班的每一個同學外，還帶動我們班同學長期捐助雲南西盟縣的佤族貧困學子，八十五名佤族孩子在她的資助下圓了上學夢，其中三人考上了大學；她還領養了三名佤族女孩來福州住在她家裏，並幫助她們讀完大學或職業中專回到故鄉找到工作；直到她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去世前，她還在援助雲南佤族的貧困學生，並與福建省紅十字會簽訂了捐獻遺體給醫學事業的協議。郝鳴老師生前因此獲得「全國扶貧助學先進個人」的榮譽稱號。

郝鳴老師離開我們快要九年了，我還是常常會想起她，因爲她嚴師慈母的形象已經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靈中，成爲了影響我的靈魂的人。每當看見郝老師的遺照，她都彷彿在慈祥地笑着看我們，讓我浮躁的靈魂頓時安靜下來。

臨近中秋話勝餅

霍無非



中秋漸近，內地街邊售賣的月餅多了起來，廣式的、蘇式的、北方的大月餅琳琅滿目，應有盡有。有一種月餅，卻是大江南北不易見到的——那就是粵東潮州的勝餅。

有着深厚文化傳統的潮州人，善於創字，「月」字偏旁加個「勞」字，即爲勝餅的「勝

」，寫出來堂而皇之掛在店門。然翻遍詞典，卻查不到該字，由此看來，屬於地方的土字土語了。

勝餅的製作以傳統手工爲主，用紅豆、綠豆、芋泥、梅菜等作餡，當然，豬油是少不了的，這正是「勝」之含義所在。潮州人多地少，過去日子過得清苦，糧不夠吃，常以半稀的雜粥爲食，餅點多放些豬油，與彌補肚中油水、恢復勞動體力有關。將餡放入調和好的餅

麵，包嚴揉圓，餅表蓋上紅印，喜慶之意油然而生，置入烤箱烤焙即成。這樣製出的勝餅比廣式月餅要小，與蘇式月餅相當，皮酥餡潤，品種多樣，肥而不膩，甜鹹適中。

潮州人在中秋節主要食用勝餅，別的月餅難以撼動勝餅地位，從這一點講，勝餅即爲潮式月餅，食用時要先祭過祖先和月亮才可。勝餅與著名的潮州功夫茶、涼果等搭配恰到好處，全家圍坐，對月品嘗，其樂融融。

潮州人是胸襟寬廣的，並不拒絕外來月餅，但銷路都無法與勝餅相比。中秋節一過，其他月餅銷聲匿跡，惟獨樹一幟的勝餅四季長盛不衰。